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2

伯里克利

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

[法] 樊尚·阿祖莱 著

方颂华 译

PÉRICLÈS:
LA DÉMOCRATIE
ATHÉNIENNE À
L'ÉPREUVE DU
GLAUCOME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82

伯里克利 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

[法] 樊尚·阿祖莱 著

方颂华 译

PÉRICLÈS:
LA DÉMOCRATIE
ATHÉNIENNE À
L'ÉPREUVE DU
GRAND HOMME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里克利: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法)阿祖莱著;方颂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12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ISBN 978-7-5426-5417-5

I. ①伯… II. ①阿…②方… III. ①伯里克利(约前495~前429)—评传 IV. ①K831.984.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8033 号

伯里克利:伟人考验下的雅典民主

著 者/[法]樊尚·阿祖莱

译 者/方颂华

责任编辑/黄 韬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021-22895559

印 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5年12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310千字

印 张/23

书 号/ISBN 978-7-5426-5417-5/K·355

定 价/48.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510725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

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向我的父母献上此书
同时献给葆林娜·施米特—邦代尔^①

① 葆林娜·施米特—邦代尔(Pauline Schmitt-Pantel, 1947—),法国历史学家、古希腊研究专家,巴黎一大希腊史教授,法国历史学刊《克里奥》的学术委员会成员。是作者的博士生导师。——译注

鸣 谢

开篇前,我要向莫里斯·萨特^①致以我的诚挚谢意,正是在他热情的感染下,我才被说服踏上了这段探险之旅,也正是他始终给予的帮助,我才在这段旅程中不曾迷失方向。马恩河河谷城^②的历史系学生们也使我获益匪浅,在那一个个晨曦初露的早上,在“塘边小林”(Bois-de-l'Etang)教学楼里,他们是最先伴我踏过伯里克利的世界里那一条条崎岖小径的人:我在进行论述或做出假设时,他们的反应常常会帮助我精益求精、拓宽思路、澄清观点。

我同样还要感谢所有热心并耐心地校读了作品初稿的人,他们让我避免了在史实、拼写和逻辑方面可能会出现很多错误——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玛丽—克里斯蒂娜·谢奈(Marie-Christine Chainais)、帕斯卡尔·帕扬(Pascal Payen)和热罗姆·韦尔高(Jérôme Wilgaux),他们宝贵的专业素养使我受惠良多。此外,我还要单独致谢两位为本书费心受累的人:保兰·伊斯玛尔(Paulin Ismard),在我摸索前行的路途中,他一步步地紧随着我,并一直友善地扮演着批评者的角色,使我得以反思;克里斯托夫·布兰(Christophe Brun),他则以自己惯常的幽默态度,通过退一步海阔天空的分析方式,动摇了很多已获确认的观点。

① 莫里斯·萨特(Maurice Sartre, 1944—),法国历史学家、图尔大学古代史教授,对中东地区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历史有专门研究。是本书出版的负责人。——译注

② 马恩河河谷城(Marne-la-Vallée),巴黎东部的一座新城,这里设有多所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统称为巴黎东部大学区。——译注

最后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塞西尔(Cécile)的话，这一切当然都无从谈起，在我构思孕育这部《伯里克利》的过程中，她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也正是在这段过程中，我体会到了身为人父的真谛。

目 录

1 鸣谢

1 导言

1 一、方法论：论“奥德修纪”式的传记编写

6 二、大事记：伯里克利的简史

11 三、史料：古代对伯里克利的人物塑造

22 第一章 一个普通的雅典贵族青年？

23 一、青年伯里克利的优势

34 二、逐步进入政治生活

43 第二章 伯里克利权力的基石——将军

44 一、连选连任的将军：一位广得民心的行政长官

50 二、战功显赫的将军：通往荣耀的小径

55 三、审慎的将军：坚决拒绝英雄主义

61 第三章 伯里克利权力的基石：演说家

62 一、伯里克利和修辞学：会说话

68 二、讲坛上的伯里克利：懂举止

72 三、舞台外的伯里克利：识沉默

78 第四章 伯里克利和雅典的帝国化

79 一、伯里克利和雅典帝国的形成

84 二、面对盟邦时的伯里克利：帝国的具体实践和抽象表达

99 第五章 一种伯里克利式经济？

- 100 一、伯里克利对家庭(oikos)的理性管理：一种“市场交易式经济”的诞生
- 107 二、伯里克利和帝国经济剥削：一种收租型经济的发展
- 115 三、伯里克利和公共津贴：一种再分配政策的创立

124 第六章 伯里克利和他的圈子：家人和朋友

- 125 一、伯里克利及其家庭：亲缘关系的政治价值
- 132 二、伯里克利和友情(phila)：不祥的友谊

140 第七章 伯里克利和欲望之爱(eros)：从促进公民的团结到政治上的破坏作用

- 142 一、民主之爱的三角关系：城市、领袖和人民
- 152 二、伯里克利和阿斯帕齐娅：禁欲者的本性回归

162 第八章 伯里克利和城邦众神

- 163 一、城邦宗教的代言人：与神的集体关系
- 173 二、一名可疑的虔诚信徒：与神的个人关系

189 第九章 后伯里克利时代：雅典的衰落？

- 190 一、伯里克利之死和平民领袖的掌权
- 197 二、苏格拉底学派的抨击：一个全无影响力的将军

203 第十章 备受冷落的伯里克利：漫长的炼狱(15—18世纪)

- 205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伯里克利
- 207 二、尘封多年的原因
- 218 三、伟大世纪里的被遗忘者

226	四、启蒙时代伯里克利所经历的磨难
248	第十一章 重见天日的伯里克利：伯里克利神话的 缔造(18—21 世纪)
250	一、伯里克利神话的根源
265	二、伯里克利神话的顶峰
279	三、伯里克利神话的褪色
301	结语 个体与民主：“伟人”的位置
302	一、“奥林匹亚神伯里克利”：大权独揽？
314	二、监控下的伯里克利：全民之权！
330	参考书目
338	插图目录
339	索引

导 言

5

能否成为伟人，其实就像能否成为名人一样；
要靠旁人的嘴，他的伟大才得以存在、延续。

——里瓦罗尔^①

在学校的教材和与古希腊相关的书籍里，伯里克利是个常见的身影，他享有少见的特殊身份，一个人就可以代表一个“世纪”，他凭自己一人之名，就可以浓缩地反映出鼎盛时期的雅典和历史上开放的第一朵民主之葩。他的面容因为古罗马时代的一尊胸像而为后人所知，而这张让人捉摸不透的脸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又无异于一种挑战。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这座平整无瑕的雕像呢？对这个已经被反复探讨过的主题，又如何能展现出一种新的视野呢？着手研究这样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显然存在着这样一种风险：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会让人长久地迷失无措，甚至有永远无法顺利抵岸的可能。

一、方法论：论“奥德修纪”式的传记编写

历史学家在投入到这场如航海般的探险之旅时，如果缺乏自主判断或是稍有轻率的话，就难免会撞上一些暗礁。因为首先他必

^① 里瓦罗尔(Rivarol, 1753—1801)，法国作家、保王派政论家、新闻记者及讽刺诗人，自称为“里瓦罗尔伯爵”。——译注

须要在两条充满险滩的航道间穿行：理想主义的历史观，以及它的反面——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史书中存在一种对伯里克利歌功颂德的传统，这会使古代史的研究者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在谈到伯里克利的话题时，他们的确很难不先入为主地持高度肯定的态度。自19世纪起，这位历史人物常常被视为“希腊奇迹”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借用欧内斯特·勒南^①那著名的说法，他就如同“潘特里克大理石最理想的晶体”^②。作为一个安定、和谐的城邦的领袖，伯里克利应该像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赞美他时为他塑造的形象那样，是圣贤般不受侵蚀的领导人典范。

6 然而，最近五十余年以来，多项研究成果动摇了这种过于乐观的看法。的确，在伯里克利的时代，雅典是个政治、文化生活繁荣兴盛的地方：直接民主持持续深化，卫城上建起了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即便是在我们这代人眼中，这些建筑也高度体现出古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面貌。尽管如此，这些无可否认的成功业绩却不能掩盖雅典体制的局限性。当时的民主与人权并不相关，考虑的只是公民的权益：在伯里克利的时代，公民共同体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俱乐部，奴隶、外邦人和妇女是被排除在外的，此外，雅典已成为一个不断扩张霸权的海上帝国，为此，它会对自己的盟邦不断地实行暴政。

那么，对于这座在传统力量影响下精心刻成的伯里克利雕像，是不是就该像钟摆猛地回摆那样，将它一下子打翻在地呢？从奇迹变成了幻象：这位雅典将军真的应该被打入历史的冷宫吗？他真的应该被视作一个象征了男权主义、奴隶制度和殖民主义世界——总之，类似于19、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的雏形——的人物

① 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 1823—1892)，法国研究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哲学家、作家。——译注

② 见欧内斯特·勒南《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中“卫城上的祷告”，巴黎1883年版。“Prière sur l'Acropole”，dans E. RENAN, *Souvenirs d'enfance et de jeunesse*, Paris, 1883.

吗？前有斯库拉巨岩，后有卡律布狄斯漩涡^①，一边是理想化到了信马由缰的程度，另一边又是彻底的相对主义观点。事实上，这种否定的视角和前者一样，也是一种简单草率的做法，因为这是把古代的城邦混入当代的现实背景里进行评判。

而这正是历史学家在从事这项研究时必须尽力避开的另一座暗礁：时代错误。用今天的价值观来指责伯里克利，实际上，这恐怕是在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上犯了一种荒唐的错误。将过去和现在相提并论，这就好比是《奥德修纪》里的基克洛普斯^②，用独眼来观察自己的猎物。以这种方式看到的景象自然会出现荒唐的变形……我们或许该回溯一下这样的事实：奴隶制在欧洲直到19世纪才被废除，而法国的女性享有选举权是在二战结束后的事。那么，是否就要因此否定第二和第三共和国在国家民主化过程中起过的作用呢？如果真想把伯里克利的时代从其他时代中分离出来，其实不应该在当今的环境里做这样的事，而应该置身于古代世界的普遍情境中。归根结底，“独眼”的视角说明的是，纠结于心的其实更多的是当代的问题，而并非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时代错误还会以更为隐秘的方式，经常性地出现在一些类比中，历史学家会通过这种类比的方式，提起古希腊世界及当时的“伟人”。因此，把伯里克利看成一个党魁——仿佛雅典当时已存在这种架构的组织，或是把卫城上的大兴土木解释为凯恩斯主义对政策影响的结果，当时这个词自然还没有出现，并将伯里克利打扮成罗斯福的模样，这样很可能就毫无价值可言了^③。

那么，我们从此是否就只能有局限地谈古希腊世界与当今世界的相异性呢？在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古代云山雾罩般呈现在读者

① 斯库拉、卡律布狄斯原为希腊神话中的海怪。现实中的斯库拉是位于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一侧的一块危险的巨岩，它的对面是著名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在西方语言中“前有斯库拉巨岩，后有卡律布狄斯漩涡”表示“进退两难”之意。——译注

② 希腊和罗马神话里对独眼巨人的称谓。——译注

③ 见本书第十一章《重见天日的伯里克利》，第三节。

- 7 面前，这又会有令他们厌倦的风险。要是伯里克利与当代政治家毫无相似之处，那又何苦要对这位历史人物产生兴趣呢？再说，在谈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完全不顾今时今日之所需呢？在这方面也不例外，一切都是平衡的问题。本书倡导的是睁开双眼看问题的视角，其原则是在现在和过去之间持续灵活地往来穿梭。一旦能有所控制，穿越时代也可以产生教学效果，甚至还算得上是一种启发式教学法^①。与现在做一定程度的联系，同时避免在类比中迷失方向：这就是我们建议去走的那条狭窄航道。

在这充满陷阱的奥德修斯之旅中，还有极难躲避的最后关：偏重个人。在传记创作时，无论是什么样的创作形式，偏重个人都是不可避免的。《奥德修记》里的海员会被塞壬的歌声所诱惑，以至于忘却了自己的家国，而传记的撰写者也常常会像这样，忽略自己笔下主人公行为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一旦将注意力聚焦于某个个体的身上，历史学家就有对集体的作用不闻不顾的危险，至少，在谈历史上最早的民主体制时，这样的做法会显得自我矛盾。必须要说的是，古代的史料对于消除这一魔障起不到任何帮助。早在公元前5世纪末，在谈到伯里克利时期的雅典时，修昔底德其实就这样肯定地说过：“名义上看，这是一种民主，但是实际上，这是由第一公民在行使权力。”（II, 65）

这句名言长期以来只被人从字面上来理解，仿佛雅典民主的历史和其领袖执政的历程可以完美地重叠、融合为一体^②。然而，这种偏重个体的方式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修昔底德本人也做过雅典

① 见尼柯尔·洛劳《对历史学中穿越时代的赞可》，刊于《人类》杂志，27（1993），23—29页。N. LORAUX, “Eloge de l’anachronisme en histoire”, *Le genre humain*, 27（1993），pp. 23—39.

② 可参见如保罗·克洛谢《伯里克利的世纪》，巴黎1963年版，P. CLOCHE, *Le siècle de Périclès*, Paris, 1963；又如罗贝尔·弗拉斯利耶尔《伯里克利世纪的希腊日常生活》，巴黎1966年版，R. FLACELIERE, *La vie quotidienne en Grèce au siècle de Périclès*, Paris, 1966；再如弗朗索瓦·夏特莱《伯里克利和他的世纪》，巴黎1969年第二版，F. CHATELET, *Périclès et son siècle*, Paris, 2^e éd., 1969.

的将军,他远远不可能像长期以来一部分历史文献中所认为的那样,做到真正的“客观”。不,修昔底德不是一位“同行”^①,只要我们能假设,当今的历史学家比他们这位著名的先驱者更为客观,我们就可以下此论断。其实,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力图将历史与伟人联系在一起,并假定历史是由伟人打造成型的,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就更像是这一传统的传人。

那么是否就该掉转船头,将伯里克利的事迹分解成雅典人民的行为呢?让恺撒的归恺撒,也让人民的归人民。如果写一部由一群无名之众推动的雅典史,确实会很吸引眼球:总之,不去写伯里克利的历史,而改写五万公民的历史。有几部关于这位雅典将军的研究作品就具有这种倾向,表面上看在谈伯里克利的生平,事实上描述的是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全貌^②。

8

不过,以这样的方式看待问题,尽管不能说过于简单,但多少还是将问题简化了:与其在人民和个人之间做出选择,不如把这个问题本身当成研究的对象,这样显得更为适当。伯里克利对城邦的集体决定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可反过来看,这位伟人的生活方式也突出反映了雅典人民(*dèmos*)对其领导人的影响。即便是行使最小的权力,这位伟人都被迫要考虑到民众的意愿,并为此使自己的举动向这种意愿靠拢,按照这种意愿调整,并最终与这种意愿相协调。这是一种人民与其领袖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恰恰是这种关系才值得被放在研究探讨的核心位置。

因此,作为一项以伯里克利为主题的研究项目,它应该处在一

① 见尼柯尔·洛劳《修昔底德不是位同行》,刊于《历史记录本》杂志,12(1980), 55—81页。N. LORAUX, “Thucydide n’est pas un collègue”, *Quaderni di storia*, 12 (1980), pp.55—81。

② 见葆林娜·施米特—邦代尔在《名人传: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风俗和政治》中的见解,巴黎2009年版,204页, P. SHMITT-PANTEL, *Hommes illustres. Mœurs et Politique à Athènes au V^e siècle*, Paris, 2009, p.204; 更多内容还可参见弗朗索瓦·多斯《赌局般的传记:如何写一部生平》,巴黎2005年版。F. DOSSE, *Le Pari biographique. Ecrire une vie*, Paris, 2005。

一条狭窄的海脊线上：防止以理想化的方式看待雅典，但也并不因此否定民主体制发明后对旧时代的超越；尽可能地避免给人带来错觉的古今比较，但也不放弃使用某些张弛有度的穿越时代的方法，毕竟历史就算经过实证性研究，始终也还是通过今天的各种争论才最终成型的；最后，坚持做到既不夸大伟人的作用，也不放大民众的权力，而更多地去探讨将军^①与雅典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推动力。有这样的三种前提为条件，我们或许可以期待，在重点强调当时的情境与当代民主生活的深刻差异和某些相似之处后，伯里克利和雅典城邦完整的历史厚度能够得到还原。

我们并不想为伯里克利重新立传，因此，我们想要努力做到的，是把这位伟大的人物重新放回到他的历史背景中，重新植入到公元前5世纪的民主政治文化当中。围绕着伯里克利曾流传过很多的记叙文字，这些文字有时候会相互矛盾，但它们以“扭曲的方式”^②，深入地揭示了古典时代雅典的社会和历史万象。因此，伯里克利仿佛是一瓶出色的“试剂”——借用一个化学上的比喻，通过他可以从多个角度看出雅典民主的运行方式。

9 为了对前述互动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做出正确的评估，首先要做的，是重新构建出伯里克利人生征程的时代背景主线。围绕他本人的事迹和他对雅典命运的影响，一直以来积聚了各种争议，要理解这些争议，建立一份大事记作为在时代背景上的支撑，是很有必要的。

二、大事记：伯里克利的简史

城邦(*polis*)出现于公元前8世纪左右，这是一种全新的政治、

① 在本书中，如无特别说明，“将军”一词在特指时均指代伯里克利。——译注

② 见贝尔纳尔·拉伊尔《从“习性”理论到一种心理社会学》，收入其本人编《皮埃尔·布尔迪厄的社会学工作》，巴黎1999年版，121—152页。B. LAHIRE, “De la théorie de l'*habitus* à une sociologie psychologique”, dans Id. (éd.), *Le travail sociologique de P. Bourdieu*, Paris, 1999, pp.121-152.